

抗疫中客串“跑腿的”

□张志勇

眼下跑腿已经衍生成为一个新的职业,最常见的一种网络服务程序就是跑腿App。最近,在疫情笼罩下,我一个古稀老人不经意间也做了两回跑腿的。

历经半个月的疫情管控,做了10次核酸检测,我们所在小区终于由管控区改变为防范区,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小区了。消息传来,我们感到一种久违了的轻松愉快。然而仅隔了一天,局面骤然又紧张起来,据说是市区某工地发现新冠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数名,因为是在食堂工作,活动足迹涉及菜场、超市等场所,不一会儿,相关视频也挂上了网,涉及的菜市场已封闭。下午,崇川区疾控中心在南通发布上确认了上述消息。

我的外甥一家四口就住在这个菜市场的马路斜对面,在家族群里很快得知他所住小区同时被封。由于事发突然,外甥家里没有做囤货准备,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面临困难。我们立刻打电话安慰他们,告知我们已属防范区,可以自由行动了,准备过去给他们送一些物资。外甥一听急了,连说不能过来:“附近道路还不清楚有没有被

封;更重要的是,听说走近封控区有可能会被赋黄码,你们年纪大了,不能冒这个风险!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”

我们送菜的打算被外甥否决后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。想到这个外甥的妈妈去世得早,前几个月他又不幸患脑出血,手术后总算捡回一条命,现在家中有老有小……想想还是不放心。第二天一早,妻子去超市买了一大堆荤素食品,准备骑电瓶车送去,我抢过头盔说还是我去。

其实,前几天我已经当过一回跑腿了。话说我们小区4月初管控后,一天我凭出入证去菜市场买了菜,还想去超市买点调料,因为出入证两天才发一张,得省着点用,我便打电话叫妻子到小区门口取菜。我在等候时,一名保安朝我看看,很有经验地低声告诉同事:这个人别看他年纪蛮大还戴着眼镜,可能也是个跑腿的……我心想:古稀之年,还能冒充跑腿的,挺高兴!

有了这段跑腿的经历,今天的这一单我是抢定了,妻子无奈,只好一再叮嘱我慢骑,路上小心!

我跨上电瓶车,一路向段家坝方向骑去。可能是刚解封,也可能是风声又紧起来,路上人不多。快到段家坝,远看没有发现封路的痕迹,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。到了小区,电话通知外甥到门口来取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先后也有几个“跑腿的”过来送菜,门卫大声说:“放在窗台上,不要接触!不要接触!”很好,警惕性够高。

外甥夫妻俩出来,一再致谢。正要回的时候,我一想,反正已经来了,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土特产商店在营业,就让小两口稍等,我去看看有没有鸡蛋卖。进到店门口,马上被叫量体温、出示双码。店员眼睛真尖,说前一天的两码不行,坚持要看了当天的方让进店,于是耐下心来再操作获取。

店里食品蛮丰富,不仅买到了鸡蛋,还有如皋香肠、白蒲茶干,甚至买到了稀有的如皋黑菜……我很快把这些宝贵的物资送过去,耳边飘过来门卫的赞许“这个舅舅真不错!”

远远瞥了一眼小区里面忙忙碌碌的“大白”和志愿者们,我跨上电瓶车匆匆而去,一路上心里不断念叨着:“我的苏康码,你千万不要变黄啊!”

父亲开店

□天长

父亲在农村老家,坚持开着一个卖油盐酱醋的杂货店。

这些年,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纷纷进城买了房,在城里打工城里住。父亲的杂货店生意越来越淡,赚不到钱。可奇怪的是,越来越老的父亲对开店却出奇地卖力,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

今年初,同样进城居住的哥哥提出请母亲帮着接送孩子上学,于是只有父亲一个人留在老家打理杂货店。

我劝父亲说,你年纪这么大了,开个店每天忙前忙后跑断了腿,如果算上你后续垫的钱,这些年净做赔本的买卖;干脆把店关了算了,也落得个快活自在。

父亲正在用算盘,劈劈啪啪地算着月账。他停下手,斜着眼对我说:“人老了,开个店忙忙也很好,哪有你这样算账的?”

账不这样算,那该怎样算?我大惑不解,问父亲:“上个月,除去成本,你究竟赚了多少钱?”

“除去垫上的资金,卖出去的货净利润大概不到200元。”

“你这是不包括垫上的资金。再说,如果把店租给别人,一个月租金至少几百元,还省得你每天守着店,忙这忙那,不划算呀。”

父亲摇摇头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,我开个店,不是为了赚多少钱,而是为了有事做。人老了,开个店,每天都会有人来陪我说说话,多好呀。”

想不到,父亲开店竟然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为了有人来陪他说说话。

我们兄妹俩各自结婚后,都纷纷进了城市,平时也各忙着为生计奔波,年老的父母还能自理,就在农村老家相依为命。我和哥哥除了过年过节外,真的很少有时间能够回家看看两位老人。现在母亲去了哥哥家,父亲更加孤独寂寞,他的想法虽然我们没能想到,但又合情合理。

做子女的,往往只会从经济上帮父母算账。天底下,能有多少子女会帮父母首先算一算精神上的那一本账?

即使店不赚钱,父亲也要把店开下去,这样他就可以跟来说说话,父亲的生活就会过得有滋有味。至于赚不赚钱,那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只要年老的父亲晚年过得开心、愉悦,就是我们做子女的最最大的幸福。我和哥哥商议,以后有时间要多带母亲和孩子回乡下,让老两口儿多团聚,让父亲少点寂寞。



忙碌的分发现场。

婆媳这回成了“战友”

□吕桂芸

崇川区教育系统发放抗原检测试剂盒那天,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,所有师生员工都在居住社区领取试剂盒,进行居家检测。为高效有序做好试剂盒的发放工作,我和儿媳都在各自学校和社区报名成为志愿者。我是幼儿园老师,儿媳是小学老师,我们都是党员,疫情让我们成了“战友”。

接到上午有分装试剂盒的任务,我和儿媳早早起床,早饭后我又急急地开始做午餐。儿媳问我为啥这么早就准备午饭,我说上午要分装试剂盒,怕中午回来迟了来不及。

这次疫情将我们一家人分居三处,儿子在南京,我老公因指挥工人帮助街道完成卡点封锁任务,自己把自己封住出不来了,索性就住在管控区的新家里。我和儿媳两人住在防范区,我们开玩笑说总算两个人在一起可以相依为命。

上午9点通知终于来了,我和儿媳戴上口罩和手套准备出门。天气

降温,还下着丝丝小雨,儿媳怕我着凉,叫我换上大衣。我听从了她的建议,毕竟我是曾经身患三种癌症的康复者,瘦弱的身子经不起风吹草动。社区幼儿园为我们提供了分装场所,我们10多个教师志愿者分成两大组,中午12点将全部试剂盒分装到位。接着又开会商量下午的工作安排,为减少3个小区的人员流动,我们重新商谈了工作流程和人员分配,按时、高效地完成了区局要求的学生名单电子档发送,也方便他们集中汇总。我和儿媳分在一组,我核实学生信息、她电脑录入。为减少家长聚集,会议结束后大家将自己和子女以及同幢楼熟悉的学生登记好名单,以顺便将试剂盒送到。

中午回到家,我赶紧热饭,儿媳将电脑充电,同时随时关注微信群里的信息。

下午1点半,我们带上电脑去社区。儿媳特意给我带上N95口罩,社区为我们配备了隔离服和帽子。虽

然我们都准备了手套,但操作电脑不便,儿媳还是脱掉了手套。我提醒她注意不要接触家长证件,所有证件由我来拿,家长信息由我来报给她。鉴于原有表格学生登记不全及家长登记住址与实际住址不符的情况,出现了30多名学生不在名单上,我们做好家长思想工作,让他们先登记好信息,告诉他们领导在想办法调货,有货随时通知他们,保证今天拿到。对于多出的这30多名学生,儿媳也一一录入电脑,并用红色字体标注好。

发放完毕,因等待调货,大家先回去吃晚饭。晚上7点多,调剂的试剂盒到了,3位年轻老师立即到现场,一直到晚上8点40分我们点全部发放完毕。大家在志愿者群里互相祝贺、互道辛苦。

此时儿媳又和领导、同事商讨线上上课事宜,知道她又要熬夜了,而我能做的就是想着明天做啥早餐给她吃。现在,我们既是相亲相爱的家人,又是抗击疫情的“战友”!

晚晴周刊投稿邮箱:
jhwb10000@163.com